

新民故事

第一集



文匯出版社





第一集

特约编辑：朱伟伦
责任编辑：冯 勤
封面装帧：王 俭

文匯出版社

第一集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上海广灵二小装订厂装订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：787 × 1092 1/32

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：85,000

印数：1—5100 印张：3.5

ISBN 7-80531-694-5 / G · 387

定价：4.00 元

故事是小说的雏形

——《新民故事》序言

有人说，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。

又有人说，故事和寓言、神话、传说一样，都是小说的雏形。

还有人说，故事从远古时代围着篝火连打哈气仍听得津津有味的人类流传至今，终究有它不可取代的魅力。

我想，《新民晚报》专门辟出整版篇幅，开办《市井故事》栏目，并和文汇出版社、中美合资利男居食品有限公司联合举办“新民故事全国征文大赛”，本意也是欲在世纪之交，弘扬富有时代特征的新故事，推出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、充满跌宕悬念，又令广大读者喜闻乐见、爱不释手的好故事罢。

编在这两册《新民故事》中的参赛作品，就是从本次征文大赛中选出来的。

一个好故事的先决条件，除了要让人不断地提着一颗心问：“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”之外，就是要以情感人，用真挚的感情打动读者和听众。《六龄童被拐十年归 养父母失子悲痛绝》就是这么一篇故事。近些年来，被拐骗妇女、儿童的故事在杂志、报刊、书籍中时有可见，往往是揭露“人贩子”的残忍卑劣，对被拐的妇女孩子倾注同情，对买卖人口这一现象给予痛斥。而这一篇故事则从人性的角度，既写出了亲生父母和儿子之间的深情，又写出了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无奈和尴尬。通篇故事中“人贩子”几乎没出现，但因写出了人性的深度，令人愈加痛恨人贩子拐卖人口的罪行，也愈加让人对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。

故事的历史渊源流长。一个优秀的故事同样会像经典一样流传千古。那么，我们今天的故事，又靠什么来吸引读者呢？和其他领域一样，靠“创新”。今天的故事要有今天的特点，世纪之交的故事要有世纪之交的新意。《因特网上的“白马王子”》和《第一笔生意》都是有一定新意的故事。谁能设想，17岁的少女和“白马王子”在网上聊天，在貌似爱情故事的框架中，聊出的却是一桩特大敲诈案呢！《第一笔生意》叙述的也是一桩案件，只不过这一案件是以当代常见的欺诈形式环环相扣地叙述的。如果说前一个故事是新在破案的形式，那么后一个故事则新在“黑吃黑”的旧瓶中装进了新酒。

此外，像《外遇》、《欢乐的莲花板》、《妙龄女郎，豪赌青春》都是颇有回味余地的好故事，让人在想当然的猜测中，出其不意地翻出它的新意来，给人以启迪和遐思。

正如一等奖空缺所显示的，通读入选的作品，令我眼睛一亮、拍案叫绝的杰作尚未出现。但我相信，在当代生活的海洋里，孕育着无数栩栩如生的人物，精彩别致的故事，随着新民故事大赛的进一步展开，人们交口赞誉的故事一定会涌现。

叶 辛

目 录

故事是小说的雏形

- 《新民故事》序言 (1)

纪实故事

- 财色交易引发的悲剧 (1)

- 妙龄女郎 豪赌青春 (9)

法制故事

- 怪火疑踪 (15)

- 父子情仇 (20)

侦破故事

- 谁是作案者 (26)

- 酱油手印 (32)

社会故事

- 有心栽花 (36)

- 画家的情缘 (42)

- 欢乐的莲花板 (48)

破迷信故事

- “一眼真人” (53)

- 能呼唤鬼神的工程师 (57)

虚拟故事

- 百万大奖 (61)

荒诞故事

- 争王传奇 (68)

诡异故事

神秘的井 (71)

言情故事

外遇 (73)

婚恋故事

吓破胆的恋人 (80)

“金丝鸟”故事

为你解脱项链 (84)

笑话故事

恐怖的夜晚 (90)

复仇 (93)

幽默荟萃

..... (96)

纪实故事

城市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，3个月后，案件侦破，杀手竟是……

财色交易引发的悲剧

岳 峰

1998年4月，人们在鄂东南某城市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。3个月后案情告破，原来谋害此女子的是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，两人之间是情夫情妇的关系。当人们进一步了解到两人是因财色交易发展到诈骗，最终导致双双命归黄泉的结果后，都十分震惊，情不自禁大为感叹：贪欲似毒药，人生路上要好走！

勤劳加投机 失业游民成老板

陈振山今年40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原是一家生产自行车的国营企业管理人员，8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。高考落榜后，自学电大经济管理专业，本想在厂里搞出点名堂，不料他所在的企业经不起市场经济风浪的冲击，很快被同行业挤垮了。陈振山与他的妻子李玉明在一个厂，顿时两人都被抛进了生活的低谷。当时厂已经破产，除留下几个人看厂，员工们都回家了，他身无分文，成了失业游民。

陈振山一家三口要吃饭，夫妻俩于是凑了几百元钱，在大街上摆起了地摊，卖日用小百货、儿童玩具、羊肉串、服装等等，什么小生意都干过，夫妻两人勤扒苦做，互相帮撑扶持，干了两年赚了近万元钱。陈振山觉得不能再搞这些辛辛苦苦的小生意了，于是利用手中的积蓄租了一个门面，经营租书卖书业务。让爱人李玉明坐店守店，自己跑武汉武胜路书市、长沙黄泥街书市进书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港台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、柳残阳等人的武侠书十分走俏，黄色的书刊又有市场，陈振山凭着脑子灵活，通过一些地下渠道搞些便宜打折的盗版书回来原价出售，几年后就赚了十来万元，卖书租书门面越做越大。

有了这些积蓄后，陈振山雄心勃勃。1993年，他发现当时的印刷业很赚钱，印刷盗版书发财来得快，于是决定投资办个体印刷厂。夫妻两人用积蓄和贷款筹得30万元购置厂房、机器，招了几名退休的印刷工人，通过一些关系办了营业执照，办起了自己经营的印刷厂。自己亲自跑业务，到处承揽各种印刷品的印刷，包括印盗版书、黄色书，妻子当财务总管。不到4年，他就发了大财，资产达到近200万，成了真正有实力有影响的民营企业老板。于是财大气粗的陈振山决定让老婆回家带孩子去享享清福。再从社会上招聘财会和秘书。从这时起，一个阴影开始向这个家庭走来，向陈振山走来。

少女藏心机 欲以暧昧图发展

陈振山是鄂州人，家乡观念重，鄂州离这个市有100多公里，他招工舍近求远，特地到鄂州去招同乡，他觉得同乡可亲可靠，不顾老婆的反对，把招聘的广告打到了鄂州。没几天，一位漂亮的姑娘来到了陈振山的面前：瓜子脸、丹凤眼和婀娜的身姿，浑身漾溢着青春的诱人的气息，陈振山不由自主地把火辣辣的眼光定在了她的身上。

这漂亮的姑娘叫何丽云，一口道地的鄂州话，使陈振山如逢知音倍感亲切。陈振山问了何丽云的学历、专业，得知她也是一名高考落榜生，已自学财会和秘书专业并拿了毕业证，不由得惺惺相惜，心中大喜，决定录用她，并当面承诺让她当厂里的主管会计兼秘书。

何丽云满怀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到陈振山的印刷厂，目睹了陈老板偌大的家业和资产，对陈振山十分敬佩，开始卖力为老板工作，每份财务报表，笔笔账目都算得清清楚楚。陈振山对她的工作也格外关心备至，经常鼓励她、称赞她，给她好脸色，不久，陈振山的心里不安分了，一想到自己的老婆一副未老先衰、满脸皱纹的黄脸婆形象，再拿何丽云光鲜的形象对比，心中就不平衡。心想：我陈振山如今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了，难道就这样规规矩矩守着个丑老婆过一辈子？如今社会上有钱的男人大多数都有外遇，我有这么多钱不玩个漂亮女人还算个男人么？觉得这美丽的女子就是上天派来赐给他享用的，他动了想把何丽云搞到手的邪念。

于是他经常借带着何丽云外出谈生意之机，涉足娱乐场所，两人或在

酒吧间卡拉OK一曲，或携手翩然入舞厅潇洒一回。他还不时小恩小惠，送给何丽云几件贵重首饰或衣物，以此培养感情，密切两人的关系。何丽云为人本来就很机灵，有感恩图报之心，对陈振山体贴入微，在生意场上常常为陈振山解围周旋，酒桌上有时替他代酒，有时给他披衣服、拿衣裳，两人情投意合。实际上，何丽云在鄂州已谈了一个男朋友，名叫汪海，原是中学的同班同学，在一个基层税务所工作，感情一直不错，现在与陈老板暧昧关系再发展下去，何丽云也感到很痛苦，一来对不起男友，二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，人家是有妇之夫，但转念一想，这陈老板也许是她和男友未来的希望和救星，陈老板有钱有经验，也许可以依赖这层关系，让他资助一下办自己的大事，大概不会有很大的问题，何丽云这样一想，与陈振山的暧昧关系不仅未止步，反而越陷越深。

何丽云有段时间经常回鄂州与男友相会，对陈振山撒谎说探望亲戚，实际上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想和男友在鄂州开一个自己的印刷厂，她通过经常和陈振山在外面跑生意，行情也已摸熟，她也看到了陈振山的印刷厂是怎样发财便想通过办个自己的厂子，也像陈振山一样发财做个富人，她把这个想法同汪海一谈，汪海大为惊奇：“你疯了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办个小印刷厂起码也得几十万。”何丽云说：“钱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去筹集，你到时候跟我跑腿办手续，找厂址买地皮，置机器雇工人，我们不办起自己的厂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当不了富人。”汪海说：“你的想法是好的，这事情我凭些关系也可以办到，我担心的是搞不到钱。靠银行贷款我们没有财产作抵押。”何丽云说：“我说了，钱由我来筹，你先摸摸情况。”

两人于是分头活动。

财色相交易 相互制约成协议

再说这段时间，陈振山见何丽云对自己越来越亲热，便觉得时机成熟，鱼已上钩了。一天晚上，陈振山把何丽云带到一座公寓的二楼，打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间，对她说：“丽云，这套房子以后就是你的了，钥匙和产权证都给你。算是我对你的工作成绩的奖励。你看怎么样，喜欢吗？”边说边把何丽云拉进房间，并把钥匙和产权证放进她的坤包。何丽云看房子布置得豪华典雅，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吗？自己从鄂州贫

穷农村出来,还从未享用过这样的房子,心中一阵惊喜,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脸上顿时漾起了灿烂的笑容,泪水也涌了出来,情不自禁地说:“陈老板,你真好,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你。”陈振山色迷迷地盯着她,恳求道:“就用你美丽的身子,好吗?”迫不及待地把何丽云抱上床。何丽云惊慌地婉拒道:“陈老板,我们不能这样,我在鄂州已经谈了一个男朋友,这样你会害了我的。”陈振山听何丽云这样一说,顿时大吃一惊:“你有男朋友?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?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,诱骗我对你下这么多的情,你……你……”陈振山气得脸色通红,何丽云见老板气成这样,嗫嚅道:“老板,对不起,我一直感激你的恩情,想报答你,所以才对你好,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”眼泪便一串串滴落下来。陈振山见何丽云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,心中翻腾开了,怜香惜玉道:“无论如何,我不能让你离开我。”又恨恨地说:“你那男朋友长得比我好?比我富有吗?能够给你幸福吗?如果不能,你就和他断,做我的情人和我一起过。我会给你幸福的。”何丽云说:“他在基层税务所工作,我们的感情一直不错,现在只是缺钱,我们想在鄂州也办一个像你这样的印刷厂,需要一大笔钱,如果你能帮我们一把,我们一定会终身铭记你的大恩大德。”陈振山一听,这才意识到何丽云这女子不简单,有眼光有魄力有心计,她想向他借一笔钱办自己的事业,但这样一来,把她和自己的距离拉远了,心里本不太愿意,这不等于鸡飞蛋打又舍财?可是如果不愿意就显得自己太小气,在何丽云面前有损自己豁达大度的老板形象,而且两人关系也许会从此疏远。于是掂量了一番后说,“丽云,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情,你得在感情上报答我。这样吧,我借给你30万元的启动资金开厂,你就做我的情人好吗?等你们发了财后再把钱还我。”何丽云得到陈振山这番许诺,内心苦苦地搏斗,一边是陈振山与自己有恩,一边是男友那边有约,权衡再三,何丽云觉得为了将来个人事业的发展,牺牲自己的身子也值得。于是以舍身赴死的心情,含泪把眼睛闭上默认了这项交易。

陈振山欲火中烧,三下五去二剥光了何丽云的衣裳,在何丽云的身上竭尽疯狂和温柔。何丽云泪水盈盈,承受了陈振山的这番“爱情”后悔莫及。陈振山完事后立刻拍胸打包票:“丽云,你跟我做情人吃香喝辣,潇洒自在,今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,你说要怎么帮你,我就怎么帮你。”当晚两人达成口头“君子协议”:陈振山在鄂州为何丽云办一个厂,所有资产和经

营权都归何丽云，两人保持情人关系，但不干涉各人的私生活，两人每月约会两次。在厂子没有产生效益之前，陈振山每月付给何丽云 1000 元生活费。

陈振山起初觉得自己太亏了，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亏，自己的情人在家乡投资办厂，虽然说是她的，实际上由于两人之间的这层关系，也就等于是自己的，而且在家乡办厂也很适合自己的口味和抱负。再说何丽云保证当他的情人。于是他一次性给何丽云 30 万元作启动资金。

欲壑难填平 骗术败露酿危机

何丽云牺牲了肉体换来了陈振山的 30 万元巨款，便开始实行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：在故乡鄂州建立一个印刷厂，自己当老板。

她来到鄂州，对男友汪海说：“我已经筹集到了 30 万元，我们可以开始自己的事业了。”汪惊喜地问：“哪里借来这么多钱？”何丽云说：“找朋友和陈老板借的。”汪海当时没有怀疑，两人高高兴兴地筹办印刷厂，两人的爱情也火速升温，发展到谈婚论嫁，何丽云表示等厂办起来后再结婚。汪血气方刚，有几次情欲难禁，要求与何丽云偷尝禁果，何丽云总是不肯。终于有一次，何丽云在激情之中没有把握住自己，与汪发生了性关系，汪海发现何丽云没有见红，立刻追问何丽云是怎么回事，见问不出真相便要弃她而去。

何丽云痛苦不堪，只得含泪把自己与陈振山的关系讲了出来，并说那 30 万元就是陈振山给她的回报，让她在鄂州办自己的厂发了财再还他。汪海恍然大悟，原来未婚妻为了 30 万元办厂，竟然舍下了处女身，深感痛苦，虽然表面上默默地原谅了何丽云。但内心深处却恨意难消。

何丽云见汪海原谅了她，转悲为喜，于是要汪海给她办个体印刷厂的营业执照，同时买地皮置厂房，为办一个民营印刷厂作准备。汪把这些项目所需资金估算之后，说：“30 万元恐怕只能勉勉强强把事办完，但落不下流动资金，我看不如先干脆搞个假门面。再去向陈振山敲一笔钱来。这家伙不是有钱吗，他玷污了你，占了你的便宜，你现在就尽管去敲他的钱，钱多才好办事。再说我们结婚也还要一大笔钱。”何丽云此时已对汪海言听计从，让汪海用几千元钱租下了一家废厂房，挂起了招牌，用 20 万元置了一套自己的房子，剩余的钱存入了自己的私人账户，然后又向陈振

山要钱。按汪海的授意，何丽云在手机上对陈振山说，弄营业执照、置房产、买厂址地皮等花了多少多少万元，现在购设备还差多少多少万，招工还要多少，30万元已经告罄，还需马上寄20万元来，否则厂子将半途而废。何丽云言辞恳切，情意绵绵。

陈振山大吃一惊，自己当年办厂也只用了30万元就起家了，半生心血积累200万元，如果像何丽云这样花，几个回合下来自己岂非要当乞丐？陈振山心痛至极，在手机上连连质问，怎么花那么多钱还搞不落实？何丽云则指天划日般的发誓：没有浪费一分钱，现在不比以往，房地产都涨价了，并催促道，只要再凑20万元，买来设备就马上可以生产了。陈振山于是咬着牙又寄给了何丽云20万元。

何丽云收到20万元的汇票，欣喜若狂，与汪海策划于密室。汪海说：“这陈老板出手大方，不如再敲诈他10万，凑个60万‘六六大顺’图个吉利。”何丽云说：“他如果亲自前来看厂子办得怎么样，我们怎么对付？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。”汪海说：“我马上去租借几台设备，招几个临时工做样子。”于是这一对男女匆匆忙忙租了机器，雇了几个临时工，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，又向陈振山要钱，拿10万元来作活动资金。

陈振山毕竟是风浪中过来的人，心想：50万元置房产办一个小印刷厂绰绰有余，何丽云怎么老是要他增加资金？又不请他去看看，这里面必定有鬼。于是他抽一天时间事先不打招呼亲自去鄂州，找到那个厂去一问一看。真相大白！原来都是伪装的，是何丽云做的幌子、套子，用来骗他的钱财。陈振山震怒了，他找到何丽云住的公寓，敲门久久不见开门，气得一脚踢开房门，何丽云与她的男友汪海正在床上慌慌张张穿衣服。陈振山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，但到了此时，何丽云已经豁出去了，她大大方方地把陈振山迎进屋，又大大方方地把汪海介绍给他：“这就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俩已准备结婚。你说了不干涉我私生活的。”陈振山咆哮着逼问何丽云：“那50万元钱都到哪里去了？你给我报个账来！为什么设下办厂的骗局骗我的钱财？”何丽云冷笑道：“什么是骗局？厂还是要办的。自己的厂我怎么会不办？那些钱实在是不够用，而且我们现在又正急需要钱结婚。”陈振山气得发抖，说：“我借钱是给你办厂，不是给你结婚的，你还我的钱来！”

何丽云冷笑道：“我还你钱？我凭什么还你钱，你霸占我，强奸我，把

我一个黄花闺女变成了一个不贞洁的女人，还要我还钱？你今生休想。你不再拿出10万，我要告你强奸，咱们法庭上见。”

陈振山气得目瞪口呆，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厉害女人。多日不见，需要刮目相看了。但嘴里只打着哆嗦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无耻！敲诈！”然而他后悔已经晚了。

利害生罪恶 “恩断义绝”归黄泉

陈振山回到家后，精神一落千丈，整天闷闷不乐。妻子李玉明见丈夫如此萎靡的精神状态，是结婚以来从未见过的，感到奇怪，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在妻子的再三追问下，陈振山终于说出了实情，陈妻大惊之下把丈夫骂得狗血淋头：“当初叫你不要去老家招工你不听，搞了那么一个妖精，跟她勾搭。现在看你怎么办？舍了钱不说，告上法庭你去坐牢，我们娘儿俩脸也没处搁，没脸见人。告诉你，她要告上法庭，我就和你离婚。”陈振山把手一摊说：“她说我再给她10万，这事情就了结了。我跟她一刀两断，从此就互不相干了。”陈妻道：“你想得倒容易，咱们血汗钱喂给那妖精你就不心疼。我看那妖精来者不善，你再给她10万她也不会善罢甘休，她要把你缠死。把你的血汗钱吸干。你不赶快让她闭嘴缩手，我和儿子就赶你出门，不再认你。”

陈振山听老婆这样一看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仔细一想觉得老婆的话有道理，暗忖：这何丽云已经有相好，对自己无情无义，还要敲诈自己的钱，简直太可恶了。但思前想后找不到个好办法。他苦想了几天，终于一个罪恶的念头产生了。

过了几天，陈振山给何丽云打了传呼，约何丽云到市内著名的风景区台云山公园见面，说将把10万元钱带来给她，希望她不要生气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两人仍做野鸳鸯。并假惺惺地说：“你要钱用，其实也用不着打着办厂的旗号来骗我嘛，我们既是这种关系，我的钱也有一半是你的嘛！我们之间好说嘛！”

何丽云听到陈振山这样一番慷慨表白，欣喜之中不由自主地说了几句感激的话，便立刻坐出租车从鄂州赶到台云山风景区，果然看到陈振山拎着黑提包在公园门前等她。两人心照不宣，立刻亲热地挽起手臂朝僻静的山林行去。陈振山把何丽云引至公园里的一处人迹罕至的密林里，

把黑提包打开，将 10 万元现款点给何丽云看后，交到何丽云手上，然后就要何丽云和他共渡云雨。何丽云见目的已经达到，便主动躺倒在草丛中，做出媚态。陈振山趁机骑在何丽云身上，冷不防将两只手死死掐住何的脖子。恨恨地骂道：“你这个妖精！看你还敢敲诈老子！这是你逼我下毒手的！”何丽云大惊失色，想喊救命又喊不出来，全身被陈振山死死压住动弹不了。一缕幽魂顷刻之间荡出九霄云外。陈振山草草将枯枝败叶掩盖住尸体，抓起黑提包逃之夭夭……

陈振山终未逃脱法律的惩罚。他和他的情妇都为自己扭曲了的灵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然而他在狱中写的临终遗嘱中并未悔悟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而是荒唐地写道：“我一生从未失败过，却坏在女人身上。是女人害了我。”他决定将企业交给自己的兄弟继承和经营，将部分存款给了妻儿，而不愿与他们相见。他的妻子不久就改了嫁，儿子也改了姓，一个曾经令人羡慕的家庭就这样解体了。何丽云本想利用陈振山来成就自己的事业，不想却被男友操纵，偷鸡不成反蚀米，成了一缕冤魂，飘荡在黄泉路上等待着与陈振山的魂魄再次纠缠。

纪实故事

妙龄女郎突然断绝与热恋的男友来往，执意嫁给了大她整整 50 岁的归乡台商。两年后，女郎才明白：金钱并不能买来幸福——

妙龄女郎 豪赌青春

一 帆

近日，一位 22 岁的年轻姑娘与一个 72 岁的老头，一前一后走进了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庭。接待他们的法官问有何事，姑娘未语先泪：“我不跟他过了，我要离婚！”法官惊异，细细询问，一起旷世畸婚的来龙去脉摆在了人们的面前。

老台商归乡大摆阔 贪财女替爷强捡钱

阳光如火，炽烤着大别山区。1997 年 5 月 12 日中午，信阳市浉河区林湾村村头，寇雄国老汉搁住拐棍，站在人群里，看着被乡村领导簇拥着正有说有笑走过来的孔斯仁，小声恨恨地骂着：“什么东西？被老子赶跑的人居然也人模狗样地回来了！”

孔斯仁似乎并没有听到有人骂他，待看到寇雄国时，便急急走上前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：“是雄国吗？身体还好吗？想当年，咱……嘿嘿嘿嘿……”

寇雄国想不到孔斯仁竟一眼认出了他，急抽手又抽不脱，定眼望着孔斯仁说：“想当年，你家是大地主，俺家是贫穷人，你投靠了国民党，我参加了游击队，你被我一枪赶出了林湾村。当时，以为你死了，谁知你居然活着，又逃到了台湾！”

寇雄国一番话，说得围观的村人目瞪口呆，以为孔斯仁要发脾气，谁知孔斯仁竟笑嘻嘻道：“老寇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这次我回来，也没带别的，这是一万元钱，权当个见面礼吧。”孔斯仁边说边掏出一沓钱塞在了寇雄国的手里。

如被毒蛇咬了一口，寇雄国边跺脚边甩手边高叫：“你这钱不干净，别

污了我老寇的一世清白！”

钱被甩到了地上，孔斯仁满脸尴尬地站在那里，拾不是走也不是。就在这时，一位穿戴时髦的姑娘突然挤出人群，捡起了那沓子钱，弯腰朝孔斯仁深深鞠了一个躬说：“孔爷爷，谢谢您，我代爷爷收下了！”

孔斯仁双眼直勾勾盯着女郎一脸甜甜的媚笑，浑身早没了刚才的尴尬。他笑灿灿地问：“姑娘，多大岁数了？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女郎刚要回答，寇雄国一个箭步走上前，抓住了她的手：“小花，咱人不穷志也不短，把钱扔下！”

女郎不扔，挣脱寇老汉，边跑边喊：“爷爷，咱又没偷没抢，人家送的，咱咋能不要哩？”

看着女郎的背影，寇雄国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长叹一声离开了人群。孔斯仁捋捋下巴上的几根胡须，问陪同的乡干部：“这姑娘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她叫寇春花，是寇雄国的亲孙女。”乡干部不敢怠慢，他们对 50 年前离家，据说如今至少拥有上千万资产的孔斯仁心存幻想，希望他这次回来能为家乡投资办企业。

孔斯仁听完，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在了脸上闪过：“噢，原来是老寇的孙女呀，长得挺漂亮的。”

七旬翁欲娶黄花女 老媒婆乱点鸳鸯谱

孔斯仁衣锦还乡，可谓无上荣耀。他虽年过七旬，仍西装革履，红光满面，出手阔绰。见到乡邻，不管沾亲不沾亲，一甩手就是几张“大团结”。

在村里停留了几日后，因没有亲近的人，孔斯仁来到镇政府所在地，买了几间房子，准备在小镇上安度晚年。住下以后，孔斯仁放出风说，由于年轻时漂泊不定，没敢娶妻，如今回到家乡，想找一个妻子，伴他左右。

得知孔斯仁要娶妻子，小镇上的媒婆齐文勤马上帮助他物色了十几个丧夫的寡妇，孔斯仁每见一个，不管是 50 岁的或是 20 岁的，都是一句话：“不行。”然后，甩几张钱给媒婆。拿了人家的钱后，齐文勤就满脸巴结地问大不了她几岁的孔斯仁：“孔大叔，你定个标准吧。”

“年轻、漂亮、未婚的 20 来岁上下的姑娘。”孔斯仁说完，得意地笑了几声，又说：“听说林湾村有个叫寇春花的姑娘长得漂亮？”

齐文勤惊呆了，她恨不得上前打死这个老不要脸的。70 岁的糟老头